

# 从“小说家”到“批评家”的余华

□叶立文

阅读余华的意义就在于,他告诉我们“活着的力量不是进攻而是忍受”。只有凭借谨慎、克制和坚韧,每个人才不会随波逐流,继而在与苦难的和解中度过自己不可替代的人生。余华意义上的谨慎、克制和坚韧,只是一种人生态度而非处世之道,他从不愿做“天命的教导员”——即使在他已“出圈”成为了文坛“顶流”的今天,余华也并未以人生导师自居。换个角度来看他的最新随笔集《世界上的迷路者》,其实颇有一些夫子自道的况味。我愿将这本书视为余华对这个时代的回答:余华是谁?什么是“正确的出发”?何为“作家的勇气”?“当漫漫的人生走向尾声的时候”,记忆又如何塑造自己的人生?为说明这本书独具的“答案”属性,我们不妨坐上“回忆的马车”重温余华。

## 小说家余华的先锋实践

这些年来,学界一直在推动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与经典化进程。从现场批评开始,无数研究个案被汇总、概括和提炼,批评家与文学史家殚精竭虑、大费周章,无非是想以历史化的方式去芜存菁,为龙蛇混杂的当代文学树立经典。待大浪淘沙后,余华作为当代经典作家的地位已然确立。但这种经典性,并不特指其创作成就,它还包括余华在文学史上的“样板”意义。换句话说,通过余华可以“一叶知秋”,他的创作历程,最能反映当代文学近40年来的发展变化。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因受思想解放运动感召,一时间风雷激荡、云水飞扬。余华和同道中人秉承五四文学的启蒙传统,不仅以创新实验深度参与先锋文学运动,而且还以历史批判、暴力叙事和文化寓言呼应时代命题。对人的叙事关怀,也由此构成了余华小说创作的核心命题。尽管余华的小说美学向来以冷酷著称,但这种冷酷却是余华对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思想传统的赓续,因此,《现实一种》中的兄弟相残,《四月三日事件》中的少年臆想,还有《一九八六年》中的历史创伤,都深刻反映了余华借由仿写鲁迅作品所欲表达的启蒙情结。与此同时,《鲜血梅花》对武侠小说、《河边的错误》对侦探小说,以及《古典爱情》对言情小说的文体戏仿,又体现了余华在形式实验中对抗类型小说的高度借鉴。一言以蔽之,作为知识分子的余华崇信文学的“人学”传统,而作为小说家的余华,则一开始就在西学热中明确了自己的中国经验。在他身上,庶几可见当代作家如何应对文学现代性浪潮的历史过程。

光阴荏苒,世易时移,20世纪90年代,当代文学深受世俗化潮流的裹挟之际,余华在先锋文学与现实主义之间找到了艺术的平衡点。世人多以《活着》这部长篇杰作论说余华的创作转型,但如何在世俗化语境中继承先锋遗产用以改造现实主义,却同样彰显了余华在90年代文学中的



先锋价值。一部《活着》,讲的是苦难和人对苦难的承受力,以及“活着就是活着”的朴素道理,艺术上却无限拓展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力:不论是以说书场景反映小说现代性性格的结构意识,还是用言行描写替代心理描写的叙事策略,抑或是悬置宏大历史背景的日常生活书写,都能见证余华的良苦用心。同样,这种努力也见之于《许三观卖血记》的重复叙事、《兄弟》的狂欢化写作、《第七天》的亡灵视角和《文城》的补叙装置。而余华的艺术追求,也让20世纪80年代先锋实验的文学遗产得以在后来的世俗化语境中薪火相传。

所有这些,都被余华记录在《世界上的迷路者》这部随笔集中,那些书写于不同年代的创作谈,完整呈现了余华如何“正确的出发”:他走进的是挑战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窄门”,却从“狭窄”中走向了“宽广”。富贵也好,许三观也罢,甚至是那个顽劣不堪的李光头,他们全都是余华朴素的生命哲学的见证者,而这些人物每一个都无法替代的人生,也让读者看到了一位作家捍卫先锋精神的无上勇气。

## 从小说创作向文学批评跨界

尽管作为小说家的余华早已名满天下,但他的随笔写作,尤其是文学批评却时常被人忽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正是当代作家由小说创作转向文学批评的跨界写作。余华、马原、残雪、格非、毕飞宇等人以重读文学经典为目的的批评实践,最终在学院派批评和媒体批评之外,促进了作家批评的崛起。如果追根溯源的话,那么作家批评既深受作家驻校制度的影响,同时也是学院派批评趋于式微的产物。而余华在这一跨界潮流中依然醒目,他对海明威、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川端康成

和鲁迅等经典作家的解读,不仅鞭辟入里、新意迭出,而且还以创作经验介入文学经典的批评方式,涤荡了学院派批评积重难返的理论迷思。

具体而言,余华的文学批评主要以情节复述与经典重写体现了作家批评的核心特质。所谓情节复述,指的是余华在解读文学经典时,并不像学院派批评那样以某种理论方法为批评依据,也不像媒体批评一般热衷于简单的价值判断。他的批评方式,首先是一种对经典作品故事情节的“复述”,即“用写作者的感觉去追随别人的写作”,把别人写下的故事缝缝补补再讲一遍,而且还在瞻前顾后的复述进程中左右逢源,通过不断融入自己的写作感觉与阅读经验,达到与批评对象展开精神对话的研究目标,如此多元复调的批评奇观自会令读者耳目一新。

与此同时,借助情节复述的批评策略,余华还用自己的叙事方式重组了经典作品的故事进程。譬如重新设定原作的时间叙事,将以心理时间结构故事情节的方式予以叙事还原,通过梳理隐含于原作中的叙事逻辑,呈现人物隐秘曲折的内心之旅;又或者以“心理填空”的复述方式,补写原作中省略空白的心理内容,同时辅以外旁白般的插入式叙事,向读者揭开经典作品暗藏的艺术经验。在此过程中,余华的叙述声音直接融入了批评对象的叙述进程,复调式的叙述景观亦由此形成,而文学批评也从一门求真的科学变成了创造的艺术。简言之,余华和其他跨界批评的作家一道,不仅以创作经验替代了理论分析,而且还借由经典重写恢复了文学批评的杂文学属性。

## 复归中国文论“话语批评”传统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认识余华这种

20世纪90年代,余华在先锋文学与现实主义之间找到了艺术的平衡点,开始由小说创作转向文学批评的跨界写作。将作家的叙述声音直接融入批评对象的叙述进程,形成复调式的叙述景观,以创作经验替代理论分析,借由经典重写恢复了文学批评的杂文学属性。

这种复归中国文论“话语批评”传统的作家批评在存留个人经验、补正学院派批评和赓续文章学传统,以及推进创意写作等多方面都具有宝贵的文学史价值

可被归入杂文学范畴的批评写作?或者说,他的跨文体实验,秉承了什么样的文学传统,以及又会怎样影响当下青年一代的写作?弄清楚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上的迷路者》这本书,而且还能从一个更为宏阔的视角厘清余华随笔的价值。

如果从内容上看,余华的批评文本基本上由议论和叙事两部分内容组成。前者不难理解,因为文学批评本就属于议论文范畴。至于后者,则可被视为小说家余华的一种写作惯性,即用讲故事的方式阐述批评观点。批评的小说化,或者说“体兼说部”的文学批评,使得原本说理理论的批评方式复归中国文论,尤其是“话语批评”的伟大传统。也许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当代作家是有意识地继承话语批评传统,但文人论学,向来重视表现批评家主体性价值的兴味与意涵,再加上他们未曾受到学院派批评的话语规训,故而写起文章来笔随心动,行于当行、止于当止,涵泳优游处,自会与话语批评深度契合。

作为一种起于宋代,由诗话词话,继之以词话、小说话、文话等形式流传的批评方法,话语批评主要表现为笔记体、随笔型和漫谈式,凡论理、录事、品人、志传等均或用之。由于“话”的意思是“故事”,因此话语批评“体兼说部”,是说理与叙事杂糅的研究方法。而其中的“小说话”尤近于鲁迅所说的“从残小语”,它具有印象式的笔记风格,体无拘囿、言无定式,记录了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不少可观之辞。更为重要的是,小说话和其它种类的话语批评,在表达作者的体悟直觉时并非凭空兴起,而是要依托一些叙事内容展开,由此也就让集研究和创作于一身的体悟批评,具备了“体兼说部”的文体特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话语批评还可归入“杂文学”传统。虽然在文学性的表现上,杂文学没有纯文学

的虚构性,但它也可能在情感性、修辞性上与纯文学一较高低。

余华式的文学批评或随笔创作对当下的青年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就目前青年作家的成长轨迹来看,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高校学生,他们受惠于作家驻校制度的普及,能在日常的文学教育之外接受驻校作家的现场指导。而余华作为高校教师,他对文学新人的扶持也主要体现在文学批评上。像收录于这部最新随笔集里的文章《写作是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解放》,便是余华为自己学生的小说集所作的序言。文中余华讲述了师生之间、同行之间的交往故事,体兼说部之余则深入点评学生的小说作品,那种情节复述、寓说理于故事的话语风格一览无余。这是余华从经典重读到推介文学新人的转变,也是他作为文学教育者责任的体现。从一定程度上看,作家驻校制不仅助推了作家批评的持续繁荣,而且还因这种批评方式的文体变革,进一步深化了高校创意写作学科的发展。余华的随笔也如其小说创作一样,正在当下文学现场的深刻变革中发光发热。

在《世界上的迷路者》这部随笔集中,具有杂文学属性的批评文章占比最高。从早年名动一时的《虚伪的作品》,到如今推荐文学新人的文章,余华一再以体兼说部的批评方式,冲决了横亘于随笔和批评之间的文体藩篱。而他的这些文章,因为既有工匠精神提炼小说技艺,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艺术探索,也有借题发挥,用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的情理抒怀,故而在存留个人经验、补正学院派批评和赓续文章学传统,以及推进创意写作等多方面都具有宝贵的文学史价值。而余华也作为多年间的先锋文学艺术,逐步走进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人生。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 短评

### 诗为大众而作

——赵康琪诗集《倾听江河》读后

□黄东成

读赵康琪诗集《倾听江河》,首先读到的是他的大爱之心。这部诗集大部分都是写人物、写亲情,诵古人、颂今人,讴歌英雄先烈,吟咏普通大众,如《走近张若虚》《一个英雄与一座亭》《对牛唱歌的南乡犁田手》《茅山之子》《泥土与诗》《踏雪千山》等,无不满怀尊崇和感恩之情,他谨遵中华诗脉传统,扎根泥土,立足现代,融汇古今,放眼中外,汲取精华,着意创新,决心努力写出大众喜爱的中国诗。他的诗现代却不晦涩,重抒情但不矫情,追求实感不乏畅想,为大众更胸怀大众。

诗为大众而作是每个诗人应有的理念。少年时学写诗,大都把心中隐秘偷偷记叙,倾诉,关闭心门,孤芳自赏,不想被外人阅知;但长大后作为社会人,写诗则是社会行为,写社会,为社会写。诗人的思想意图和诗情诗意诗美,都渴望被人民大众阅读,产生共鸣,互相交流,以得到社会

认同。

追求创新,是每个诗人都向往的命题,但是创新的路崎岖,不是光有动机就能做到,如何创新,从哪方面创新,每个人各有自己的想法。有人撇开火热的现实生活,专在题材上找另类;有人在遣词造句上做文章,认为只要语言新奇,就是创新。赵康琪的创新追求,勤思考,辟新径,他的《一个赵宋后裔的感怀》,让人眼前一亮,我惊讶于作者的立意定位,诗人用家族的视角切入,将国事用家事抒写,新意迭出,令人浮想联翩。“岳飞在临安落下的冤泪/早已风干。我与那个王朝的一丝血缘,经雨雪千年稀释/也平庸得波澜不惊/而你笔下,金兵的铁蹄速度太快/未待我遥望故国,腥风即掠过中原/家谱上的老祖宗,从庙堂/沦入江湖,只在瞬间……阴谋阴谋忠奸善恶,犬牙交错/立刻触动我的筋骨/多年未有的疼痛,却发生/在今年,在这梅雨江南”。《一个赵宋后裔的感怀》他告诉我这是友好友、作家夏坚勇之邀,给散文文体小说《绍兴十二年》写序,读书稿方知是写南宋王朝赵家的故事,立时兴起,作为赵氏家族一员,很快写出了这首诗,以诗代序寄给对方。赵康琪是个十分谦逊、低调的人,踏踏实实生活,有感就写一点,写得很多,自信很少,总爱听听诗友们的评议。他从事诗歌创作已半个多世纪,在诗人圈里从来谨言慎行,自嘲只是一个学着码字描写人民生活的普通诗人,何来别样。

俯首甘为孺子牛,诗人肩上只有担子、责任和使命。冀望所有诗人包括年轻新锐,生活中皆能保持谦逊、低调,敬畏生活,感恩社会,具有大爱之心,深深扎根人民之中,开阔视野,放眼世界,在AI时代努力写出人民大众喜爱的诗歌。

(作者系《扬子江诗刊》原主编)

## 岁月深处的生命交响

——读王蒙中篇小说《奇葩奇葩到处哀》

《奇葩奇葩到处哀》是王蒙创作的中篇小说,也是电视剧《我的前半生》的原著小说。作品以退休教授沈卓然的人生轨迹为脉络,细腻勾勒出中老年群体情感与生活的复杂图景。

王蒙笔下的4位女性角色——连亦怜、聂娟娟、吕媛、乐水珊,不是传统文学中单纯“被观看”的客体。连亦怜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精打细算,面对现实难题从不逃避,以务实的态度为自己构筑生活的防线;聂娟娟在精神世界里坚守自我,沉浸在学术天地,用独特的思维方式解读生活,看似不着边际的话语背后,是对现实规则的叛逆与对精神自由的执着;吕媛性格直爽豪迈,哪怕疾病缠身,也依然风风火火,用乐观和坚韧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乐水珊不被传统观念束缚,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感情生活,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与勇气。王蒙将她们的人生置于复杂的社

会语境中冷静审视,不施粉饰,亦不贬抑,还原出生活最本真的模样。

从叙事节奏来看,王蒙张弛有度,既有对日常琐碎、情感波折的细腻铺陈,又有在情节转折处的利落推进。在语言运用上,王蒙延续其幽默风趣又不失深刻的风格,字里行间充满生活质感,于平实中见真章,于诙谐中藏哲思。

作品更深层次的价值,在于它对中老年情感困境的映照。沈卓然在妻子离世后的孤独、渴望与尊严,以及他与4位女性的情感碰撞,无不折射出这一群体在岁月流逝中的迷茫与探寻。它是一把开启代际理解之门的钥匙,通过阅读这部作品,年轻读者可以更好理解长辈们的内心世界,中老年读者也能从中获得新的启示。王蒙用文字提醒我们,年龄从来不是人生的枷锁,对生活炽热的爱,才是贯穿生命始终、永不落幕的华美乐章。(王婉若)

会语境中冷静审视,不施粉饰,亦不贬抑,还原出生活最本真的模样。

从叙事节奏来看,王蒙张弛有度,既有对日常琐碎、情感波折的细腻铺陈,又有在情节转折处的利落推进。在语言运用上,王蒙延续其幽默风趣又不失深刻的风格,字里行间充满生活质感,于平实中见真章,于诙谐中藏哲思。

作品更深层次的价值,在于它对中老年情感困境的映照。沈卓然在妻子离世后的孤独、渴望与尊严,以及他与4位女性的情感碰撞,无不折射出这一群体在岁月流逝中的迷茫与探寻。它是一把开启代际理解之门的钥匙,通过阅读这部作品,年轻读者可以更好理解长辈们的内心世界,中老年读者也能从中获得新的启示。王蒙用文字提醒我们,年龄从来不是人生的枷锁,对生活炽热的爱,才是贯穿生命始终、永不落幕的华美乐章。(王婉若)

## 文字长河中的心灵交汇

——评李洱《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

前辈,他的文字饱含着追念与敬意,每一段回忆都像是从岁月长河中精心打捞起的珍宝。在对莫言、格非、张炜、梁鸿等作家的赏鉴与评论中,李洱展现出了独特的文学眼光与包容的胸怀。

辑三集中展示李洱的阅读兴趣和创作经验,这一部分恰似这场隔空对话的回音壁。他分享自己在阅读经典

作品时的感悟,那些跨越时空的文字如何滋养着他的创作灵感,从古老的经典到当代的佳作,他在书的海洋中畅游,汲取养分,再将这些感悟融入自己的创作实践。他讲述自己在创作过程中对题材的选择、对叙事方式的探索,如何在当代文学的浪潮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超低空飞行”路径。这种自我剖析,不仅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李洱

的创作思路,也为其他创作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这不仅是一本关于文学评论的书籍,也是一部当代文学的启示录,让我们看到作家们在文字长河中如何相互映照、相互启发,通过文字实现跨越时空的心灵交汇。(王玉美)

## 历史褶皱里的人性叩问

——重读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

陈忠实的《白鹿原》自问世以来,便以其宏大的叙事架构与深刻的人性挖掘,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当下重读这部作品,依然能在其历史褶皱中,感受到对人性的深邃叩问与永恒思索。

作品以白鹿原上白、鹿两大家族的兴衰沉浮为线索,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大变革熔铸其中。从清朝末年新中国成立,白鹿原上的人们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命运发生了巨大转变。然而,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背景下,作品最动人之处在于对人性复杂性的细腻刻画。白嘉轩作为白鹿原上的族长,秉持传统儒家道德观念,在维护家族秩序与传统伦理的过程中,展现出坚定的一面。但同时,他身上也展现出了人性的多面与复杂,让人物形象更加立体真实,反映出传统道德观念在时代变迁中的矛盾与挣扎。

《白鹿原》将历史事件与人物命运紧密交织,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凸显人性的力量。历史事件成为人物命运转折的契机,而人物的选择与挣扎又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这种历史与人性的相互作用,让读者认识到,历史不仅是由重大事件构成的宏观图景,更是无数个体在人性驱动下的选择与行动共同谱写的复杂篇章。重读《白鹿原》,不仅是对文学经典的再次品味,更是对历史、人性与文学的重新审视。作品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与展现,为我们理解自身与社会提供了宝贵启示,使其在时代变迁中保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昌言)